

从考古看四川 读《寻蜀记》

赵青新/文

《寻蜀记》是一部从考古看四川的著作，作者萧易。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编辑、作家刘乾坤为该书作跋：萧易生于1983年，与《中国国家地理》已经合作十余年，但凡考古领域有重大发现，萧易总去现场一探究竟，萧易现在是该杂志发稿量第一的作者，在《南方周末》也设有专栏，出版《古蜀国旁白》《纵目神时代》《金沙》《空山》等多部考古著作。

这些著作大多围绕四川考古展开，文风扎实质朴。萧易不是考古学家，理论背景不算坚固，不过，缺憾在他勤奋深耕、以事实为依据的书写中得到了弥补。《寻蜀记》选取了四川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这些考古发掘大多是萧易亲身参与的，那些荒野田畴的遗址，也是亲自踏访并根据材料整理的。全书十九篇长文，按照断代顺序，先秦、秦汉、南北朝、唐五代、宋代、明清，一桩桩，一件件，串连起一部特殊的四川历史。

全书力求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考古发现中隐藏了哪些历史密码？那些特别的文物的细节构造，反映了什么样的工艺水平，包含了什么样的信仰观念？这些文物为什么会在四川出现，它们与中原地区、与其他地区文物的异同点，反映了什么样的文化传播过程？垦殖和战争是一个地区开发、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这些文物和器具如何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相互印证？



宝墩遗址距今大约4500-3700年，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它与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等几座新石器时代的古城陆续在成都平原被发现，表明了长江流域文明的多样性。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经提出“满天星斗”的解释模型，简单地说，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甚至到夏商时期，其实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中原文明只是其中之一。宝墩文化正可作为例证之一。

对于“纵目之神”的关注，也说明了萧易对于文明起源及其动因的敏锐感知。纵目面具突出的柱形眼睛，意味着它超乎寻常的

望远能力，三星堆出土了众多与眼睛有关的文物，说明眼睛是古蜀青铜器艺术表达的重要母题，这与四川盆地多雾的气候条件有关。三星堆青铜人头像的五官、发型、姿态等，显示了古蜀国人与中原人不太一样的相貌，以及特别的葬俗、社会和宗教习俗。金沙遗址出土的许多文物，比如，殷商甲骨文就载有蜀称，武王伐纣时，蜀人协助武王作战。墓葬中发现的工艺品，比如象牙、玉琮、玉璧以及器物上的纹饰，为研究四川古代文化及其与中原地区的交往提供了依据。

蒲江船棺，鉴定为战国晚期，频频出现的楚文化痕迹，令萧易想

起蜀王鳖灵的记载，偏安一隅的开明王朝，依然被卷荡的风云裹挟。暮阳残照，汉家陵阙，渠县与雅安的残墟依稀保存着古代都市的繁华迹象；合江金棺，呈现汉代生命与死亡的画卷；安宁河畔，大石墓的邛人诉说着氏族社会时期的部落生活；川蜀之地，为何大佛如此之多；后蜀败落，为何蜀人仍然纪念孟昶；西蜀梦华，南宋危亡，董氏家族匆忙埋藏的珍宝，成为考古记录里中国宋代金银器第一窖藏；龙隐西南，中国最大的明清桥群，在泸县蔚然大观。

今日之是或为明日之非。考古学的解释和结论经常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和新材料的出炉而做出修正。近段时间，三星堆新坑出土工作热烈进行，金冠带、铜人、遗址、玉器，纷纷现世。许多文物看起来那么特别、奇异，为什么呢？最大的可能，三星堆长期作为地域文化独立发展。文明并不一定从中心向边缘发散，我们的习惯认知就被刷新了。考古的魅力，正在于不断打开新的“盲盒”，打捞历史和文化记忆，不断重新认识。我从哪里来。

围绕四川考古的热议，近年来大众对于考古焕发的热情与兴趣，都需要像《寻蜀记》这样的普及读物。萧易整合了目前所知考古材料关于年代、地理、气候、政治、军事、文化、观念等方面分析和解释，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相互对比，尽量保证推论与证据的合理，并以清新的人文气息的随笔写作，引领我们穿越考古学幽谧的丛林。

《诺桑觉寺》中的女性觉醒

赵佩蓉/文

简·奥斯汀，著名女性小说家，英国文学史上拥有最广泛读者的小说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主要关注绅士小姐们的日常生活，叙写爱情和婚姻的风波，以女性特有的细致观察和幽默风趣的文字，反映出当时的家庭和社会的道德标准。自1995年BBC推出电视剧《傲慢与偏见》之后，《理智与情感》《爱玛》《劝导》等小说一再重版重拍重播，全球性的奥斯汀狂热，方兴未艾。

《诺桑觉寺》是奥斯汀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讲述了凯瑟琳经历的爱情纠纷，再现了英国十八九世纪女性地位低下，依附男性的社会现状，为女性的独立自由而呐喊。

凡是在凯瑟琳的幼年时代见过她的人，谁都不想到她天生会成为女主角。小说的第一章，将凯瑟琳置于灰姑娘的框架里。她细瘦个儿，形态笨拙，皮肤灰里透黄，不见血色，头发又黑又直，五官粗鄙。少年凯瑟琳的资历并不出色。无论什么东西，她也学不会，因为往往心不在焉，时而还笨头笨脑的，写字、算术、法文，哪一门都学不好。凯瑟琳的心性同样不会引人注意，她没坏心眼，也没坏脾气，很少固执己见，难得与人争吵。直到17岁，凯瑟琳还是心肠热切，性情愉悦直爽，没有丝毫的自负与造作。读者完全可以理解成，凯瑟琳的思考方式简单幼稚，对外面的复杂世界一无所知。因此，凯瑟琳的成长道路必将跌宕起伏。

平铺直叙的生活终于狠狠地拐了个弯。17岁那年，凯瑟琳告别了乡村，走出家门，跟随艾伦太太开启了巴思之行。巴思，是一个时尚繁华的疗养胜地。凯瑟琳经历的人和事，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舞会、晚会、游玩是每天的主要内容。在一系列的社交活动中，凯瑟琳褪去了初入巴思城的不谙世事，开始了社会化过程。

在巴思，凯瑟琳结识了善解人意的蒂尔尼兄妹和利欲熏心的索普兄妹。凯瑟琳与蒂尔尼·亨利相爱，但索普为了追求凯瑟琳费尽心机，并使蒂尔尼的父亲极力阻挠儿子的婚事。凯瑟琳遭遇了交友不慎。伊莎贝拉是她的新朋友。这个宣称喜欢读书的女子，最热衷的话题不外是衣着、舞会、调情、嬉戏。伊莎贝拉代表深受社会传统影响、以丧失自我为代价而取悦男权的女性形象，是奥斯汀所要批评的女性。伊莎贝拉怂恿凯瑟琳去读哥特小说。哥特小说的题材多以中世纪爱情生活及家庭纠纷为主要内容，总是和黑暗、恐怖、神秘联系在一起。凯瑟琳很快成为哥特小说的狂热追随者，千方百计地和伊莎贝拉聚在一起，关在屋子里一道看看小说，从交游狭窄的现实世界，跌进阅读和想象交织的虚拟世界。

凯瑟琳惶惶不安的好奇心无时无刻不在增长。诺桑觉寺，一幢保留了古典意味的现代化府邸，被想象成阴森恐怖的罪恶之地。凯瑟琳脑补了许多惊险刺激的场景：立在壁炉旁的一只笨重大箱子让她产生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我也要打开看的窥欲。她屏着气，打开的老式大立柜里藏着的手稿，竟然只是一份衣物清单。更荒唐的是，凯瑟琳倏忽瞥过一眼房间旁边的那节楼梯，就设法出蒂尔尼太太被囚禁，甚至完全了解在棺材里放一个小蜡人，然后补办一场假丧事的情节。而事情的真相却是蒂尔尼太太仅仅因为胆热，置于死地。哥特小说给女性带来了严重的误导和伤害，消磨了女性的斗志，使她们变得更加顺从、被动。奥斯汀试图告诉读者，女性成长是深受其教育程度影响的。

在软弱无助的时候，幸好有亨利扳起凯瑟琳的脊梁，并陪伴左右。凯瑟琳意识到疑神疑鬼多么令人可怕。传奇的梦幻打破，凯瑟琳完全清醒。经历了痛苦的自我发现，凯瑟琳便下定决心：以后无论判断什么还是做什么，全都要十分理智。在亨利的教导下，凯瑟琳认清了伊莎贝拉的虚伪、轻浮本质，果断地结束了两个人的爱恋，与之前对她的依赖形成鲜明对比。这不仅仅是单纯地摈弃一段交往，而是学会了选择更成熟的思考方式和处事原则。

蜕变的过程很痛苦，但是蜕变带来成长的惊喜。一直以来被忽视的自我世界被打开，从蒙昧走向理性，自我诉求以不可阻挡之势滋生壮大，女性力量崛起。小说的最后，凯瑟琳坚定了对亨利的爱慕，并寻找机会与之心灵碰撞，最后喜结良缘。小说告诫读者，灰姑娘并非天生愚钝，只是更多地习惯于糊涂的顺从。一旦拥有理性的判断力和无穷的学习潜力，就能保持独立的人格，真正获得男性的尊重。不依靠，不躲避，有权利给自己走出一条路。在这条路上，是一个独立的生命，正是凯瑟琳的女性魅力，也是奥斯汀推崇的价值观。

精神与行为的双重变迁 读《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

周佳慧/文

乡土世界自身就是一个与城市迥乎不同的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着熟人化和差序格局的特征。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观念的冲击，农民的价值追求不再仅仅拘于乡村，而是逐渐朝着市场逻辑靠拢，使乡土世界呈现出去熟人化的特征。《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纪乡土中国》一书，以原有的熟人社会的面貌为参照，阐述分析21世纪乡土社会的嬗变。作者杨华从族内族际关系、代际关系、婚姻关系、人情礼仪等几个角度切入，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立体的乡村关系模型和组织运行机制，直观展示了乡土世界精神内核、价值规范和行为逻辑之变。

公与私是理解乡土世界绕不开的关键词。乡土世界有两套不同的程式：一套基于人情和宗族关系，适用于圈内的熟人，即所谓的自己人；一套仰赖的是既定的规章制度，适用于关系圈之外的人。公与私在具体地域的运行并不完全相同，体现出南北差异、地区之分。

在北方，对公与私的界定取决于族际还是族内，族际属于公的范畴，族内属于私的领域。在实际治理时，族长的权威不能蔓延到族外，用私

人手段解决公共问题，否则会被视为不合规矩。北方多姓共居的格局使家族之间需紧密联合，形成关系共同体，村庄成为生命体验、自我确证的场所。村民在参与村庄事务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主体形象，获得参与感和安全感，在成功建设村庄的过程中不断驱动积极的循环。北方农民对新闻联播所承载的抽象的公的想象和热望，反映出北方村庄以公为大的族群特点。南方农民的社会性、功能性需求则在宗族这个大私内部完成，反映为宗祠建筑、灶神信仰。南方村庄以宗族为依托，并无北方多姓杂居的传统，外姓即使生活多年，也无从获得归属感和当地感。本姓可以在村内的建筑工事、村史中寻找情感的脉络，外姓却始终无法探寻自我的根系，获取存在的合法性，最终只能回到自己的乡村。当村民从一个更为长远的维度打量自己所处的位置，把自己当作参与村庄建设的先辈的延续，建立了回溯历史、展望未来的情感联结，他的个体生命就不会局限于一时的享乐，也不会因为暂时的失意陷入颓靡，而是变得更为坚韧、积极，获得一种心有所寄的宗教般的治愈效果。从整体的角度去观照，对祖辈的尊崇、对道德的规训也让村庄文化呈现出良性的氛围。

以往的熟人社会，家长里短都被以公共的姿态晾晒出来，以村落的伦理道德为基准加以价值评判，对男女私情的指摘、对家庭纠纷的论断是一种理所当然。如今，村民的交往更加私人，偏向消遣娱乐、维持关系和谐平衡。农民走出村庄务工经商后，村内舆论对他们的约束度大大减少。在赡养问题、情感纠葛上，舆论失去了以往的权威效用。但在彻底离开村庄前，他们的归属依然是村庄，在一年一度的回归中，一些农民依旧致力于参与公共事务、展现经济实力，塑造自我形象。和熟人社会的面子人情相比，21世纪的乡土世界中人际关系呈现出淡漠、利己的趋势。当农民的身体和心灵都已不在场，熟人社会的属性被层层剥离，村庄不再是伦理共同体和情感的皈依之地。典型的表现就是人情的退场与仪式的虚浮。过去，借物、串门、搭伙等日常的人情网罗乡村，增强着凝聚力和温情；市场逻辑深入人心后，在功利和算计下，乡村的人情链从简化到断裂。公的退隐带来的变化是宴席举办仪式的无序混乱、攀比娱乐。熟人社会阶段的乡村，出气的时间、对象都可以置换，农民不求立刻出一时之气，这种长久蛰伏的姿态显示出乡村作为一个伦理共

1.25 元/天

畅享 100 兆极速宽带加电视

活动地点：温岭广电各营业厅 热线电话：96371-5

Wenzhou TV and Radio